

新世纪中国小小说精选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杨晓敏 郭 昕 选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小小说的大众文化意义(代前言)	杨晓敏	[1]
讲究	孙春平	[1]
初恋	邓洪卫	[4]
泥人张	冯骥才	[7]
星期三回家	张春燕	[9]
逍遥游	聂鑫森	[12]
关键词	蔡楠	[15]
身后的眼睛	曾平	[18]
花匠老丁	安勇	[20]
刨树	王奎山	[23]
朋友,你在哪儿	刘建超	[25]
祝福	于德北	[28]
火灾	罗伟章	[30]
我的网恋手记	秦俑	[34]
胡和杨	汤吉夫	[37]
美人迹	陈毓	[39]
第五次陪聊	滕刚	[43]
模特儿与车	刘国芳	[45]
头汤面	邵孤城	[48]
爱情鸦片	田双伶	[51]
文人	宗利华	[55]

谁是领导	乔 迁 [58]
女模肚里有条虫	谢志强 [61]
亲嘴	侯德云 [64]
小站	津子围 [66]
拔牙	魏金树 [69]
偷盐	相裕亭 [72]
找刀	警 喻 [75]
一团毛线所经历的爱情	雪小禅 [78]
心事	王琼华 [80]
半小时的故事	陈永林 [83]
端州遗砚	郑洪杰 [86]
谁先看见村庄	黄建国 [89]
追月	海 飞 [92]
存款折	丁新生 [95]
赌	高 宽 [98]
爱情	王德林 [100]
与华南虎的一次邂逅	刘卫平 [103]
风儿来过我饭桌	高海涛 [106]
婚姻跷跷板	沈 宏 [108]
十二岁出门远行	李永康 [111]
画蛇添足的二十种合理因素	魏金树 [115]
宁娃家的猪	伍中正 [117]
血型符号	马金章 [120]
状态一种	阎耀明 [122]
落日也辉煌	李培俊 [124]
拉面师傅马大力	李利君 [128]
寒山寺的琴声	邓石岭 [131]
都市流行菜虫热	林荣芝 [133]

生死抉择	马新亭 [136]
半支蜡烛	谢志强 [138]
得道仙境	尹全生 [140]
窝子	曹德权 [142]
张九驴	王海椿 [145]
雉诱	陈 毓 [147]
遭遇男子汉	刘建超 [149]
水中望月	秦德龙 [152]
长柳河	申永霞 [154]
夜泊峨眉	戴 涛 [157]
编年史	徐慧芬 [158]
寻找悲伤	杨轻抒 [160]
枣树	苏学文 [162]
庄户孙	陆颖墨 [164]
塑造男人	陈永林 [166]
与武松论英雄	珠 晶 [169]
男孩与女孩的故事	袁炳发 [171]
小城无名医	马宝山 [173]
继父	邵宝健 [175]
六合寺的月亮	陈 敏 [178]
一项主题先行的金奖	马 丁 [181]
江丽小姐那样的人	李利君 [183]
寂寞之冬	申永霞 [186]
世仇	尹全生 [188]
迷路的野人	一 冰 [191]
套	邓洪卫 [194]
春江花月夜	田双伶 [196]
守门员	张国平 [199]

凭啥让我听你的	牧石 [202]
一个著名诗人的诞生	柳恋春 [205]
鸡变	巩武威 [208]
关于年乡长之死的三种叙述	蔡楠 [210]
玩火	相裕亭 [214]
小姑	郑洪杰 [217]
克隆人刘备的婚姻	来卫东 [220]
给丈夫找个情人	徐均生 [223]
无事生非	吴守春 [226]
老张的情人节	刘靖安 [229]
少女周紫贝	魏西风 [232]
一个歌星的陨落	郝志华 [234]
老赵的人生痕迹	老汉 [236]
多几个碗筷	蒋馨舜 [239]
村主任的方木	范子平 [241]
碧玉箫	朱雅娟 [244]
狼狗	纪富强 [247]
生日	王庆高 [249]
最后的旅游	张记书 [251]
看灰灰谈恋爱	陈毓 [254]
矮匪	丁新生 [257]
我真的没病	高宽 [260]
美女效应	吴模定 [263]
流年风月	警喻 [265]
给梦穿上美丽的衣裳	刘黎莹 [268]
奇人王五	耿春元 [271]
反响	白旭初 [274]
美人出浴	申永霞 [276]

大鱼过河	邓洪卫 [279]
老尤之侃	马延奎 [282]
一碗泉	王培静 [284]
元宝	梁海潮 [285]
怎样让局长生病	陈永林 [287]
看谁踩上西瓜皮	魏金树 [290]
第三步	袁雅琴 [293]
婚姻证明	王孝谦 [295]
点名	萧明光 [297]
正午的阳光	石 鸣 [299]
皮影王	宗利华 [301]
书生放牛	谢山泉 [303]
刀尖上的笑	杨崇德 [305]
戒酒	杨 杨 [307]
这不是虚构	杨彩祥 [310]
圈套	许益友 [312]
绿梅	张开诚 [314]
逼供	陈力娇 [317]
真情	孙 峤 [319]
将军轶事	亦 农 [321]
细腰楚王	陈 敏 [323]
园丁曲	陈正举 [326]
壶王	汤祥龙 [328]
曲径通幽	李其祥 [330]
小翠	程宪涛 [331]

小小说的大众文化意义(代前言)

杨晓敏

当今社会,已形成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多元格局,各自有着自身的特点与作用。引导和重铸人类灵魂,支撑社会文化建筑高度的精英文化诚然不可缺,能够迎合一部分人休闲、消遣的通俗文化需要加以扬弃。而春风化雨、滋润心灵的大众文化,能够惠泽普通民众,引领社会文明的主流。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性,最活跃也最具有亲和力。因为小小说文体的特征,就决定了它是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现在的理论界和评论界,喜欢两分法,要么谈精英文化,要么谈通俗文化,似乎忽略了这么一个结合点。一种文化,如果不能形成流通,不能被更多的人消费,光靠少数精英的呼喊和觉醒,还是不够的,那只能是一种“弱势”文化。我不敢说只有小小说找到了这个最佳结合点,起码目前它是一种比较受欢迎的文学传播形式。我有一个观点,作为小小说文体,它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一篇小小说,要求它承载非常高端非常极致的文学技巧,或者要求它蕴涵很大的容量,是非常难的,也会限制它的蓬勃生命力。

如果延伸一步,小小说的教育意义又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因为小小说文体既有精英文化品质,又有大众文化市场,对于提高全民族的大众文化水平、审美鉴赏能力,提升整体国民素质,会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国家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与发达国家比起来,比例要小得多,做好基础的文化普及教育,应该是一个大前提。小小说能让普通人长智慧,对传

新世纪中国小小说精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统的文化普及方式应该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另外,《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二十多年的发行量已逾亿册,培养和成就了成千上万的写作者,影响了两代读者。所以我认为,小小说的社会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意义。当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写出经典,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这固然重要,作家不能没有这种理想和追求,但是有更多的人,去热爱一种简约通脱并能启蒙文学入门的文体,借此来给予别人或提升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多一些思考生活和认知社会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又有多少优秀文化积淀和文学经典呢?从《诗经》开始到现在,孔孟老庄,唐诗宋词,《阿Q正传》,等等。但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却在社会文明程度上还有不小的差距,起码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是因为整体的国民文化素质没有相应提升到一定高度,还不能让文化转化成更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看《红楼梦》,去看“卡夫卡”的。你总得有一种循序渐进的文化滋润,来弥补这么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以为,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大众文化的优势,使文学和普通受众产生近距离的心理效应,文学才能更加自信和有力。

讲 究

孙春平

大学新生入学,302室住进八位女生。当晚,各位报了生日,便有了从大姐到八妹的排序,尽管都是同庚。

不久,大姐王玲的老爸来看女儿,搬进了一个水果箱。打开,便有十六个硕大红艳的苹果摆在了桌面上,每个足有半斤重,且个头儿极齐整。王玲抢着把苹果一字摆开,再让大家看,众姐妹更奇得闭不上眼了。原来每个苹果上还有一个字,合在一起是:“八人团结紧紧的,试看天下能怎的!”之后便笑,一幢楼都能听到八姐妹的笑声。王玲得意地告诉大家,说家里承包了果园,入夏时她老爸就让果农选出十六个苹果,并在每个苹果的阳面贴上一个字或标点符号,秋阳照,霜露打,便有了这般效果。这是老爸早就备下的对女儿考上大学的贺礼。五妹张燕是辽宁铁岭来的,跟赵本山是老乡,故意学着那个笑星的语气对王玲老爸说:“哎哟妈呀王叔,您老可真讲究啊!”众人再大笑,“讲究”从此便成了302室的专用词语,整天挂在了八姐妹的嘴上。

第二个来“讲究”的是三姐吴霞的妈妈,带来了八件针织衫,穿在八姐妹身上都合体不说,而且八件八个颜色,八人一齐走出去,便有了“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效果。吴霞说,妈妈在针织厂当厂长,这点儿讲究,小菜一碟。

年底的时候,二姐李韵的家里来了“钦差”,是爸爸单位的秘书,坐着小轿车,送给大家的礼物是每人一个皮挎包。女孩子挎在肩上,可装化妆品,也可装书本文具,款式新颖却不张扬,做工

选料都极精致,只是都是清一色的棕色。但细看,就发现了“讲究”也是非比寻常,原来每只挎包盖面上都压印了一朵花,或腊梅或秋菊等,八花绽放,各不相同。李韵故作不屑,说一定又是年底开什么会了,哼,我爸就会假公济私。

每有家长来,并带来讲究的食品或礼物的时候,默不作声静坐一旁的是七妹赵小穗。别人喊着笑着接礼物,她则总是往后躲,直到最后才羞涩一笑,走上前去。所以,分到她手上的苹果,便只剩了两个标点符号,落到她肩上的挎包则印着扶桑花。有人说扶桑花的老家在日本,又叫断头花,那个桑与伤同音,不吉利,便都躲着不拿它。每次,在姐妹们的笑语喧哗中,默声不语的赵小穗总是很快将一杯沏好的热茶送到客人身边,并递上一个热毛巾。平日里,寝室里的热水几乎都是赵小穗打,扫地擦桌也是她干得多,大家对她的勤谨似乎已习以为常。大家还知道她的家在山区乡下,穷,没手机,连电话都很少往家打,便没把她的那一份“讲究”挂在心上。

一学期很快过去,放寒假了。众姐妹兴高采烈再聚一起的时候,已有了春天的气息。那一晚,赵小穗打开旅行袋,在每人床头放了一小塑料袋葵花子,说:“大家尝尝我们家乡的东西,是我妈我爸自己种的,没用一点儿农药和化肥,百分之百的绿色食品。”

葵花子平常,可赵小穗送给大家的就不平常了,是剥了皮的仁儿。一颗颗那么饱满,那么均匀,熟得正是火候而又没一颗裂碎,满屋里立时溢满别样的焦香。

李韵拈起一颗在眼前看,说:“葵花子嘛,要的就是嗑时那份情趣,怎么还剥了?是机器剥的吧?”

赵小穗说:“我爸说,大家功课都挺忙,嗑完还要打扫瓜子皮,就一颗颗替大家剥了。不过请放心,每次剥之前,我爸都仔细洗过手,比闹‘非典’时洗手过程都规范严格呢。”

王玲先发出了惊叹：“我的天！每人一袋，足有一斤多，八个人就是十来斤。这可都是仁儿呀，那得剥多少？你爸不干别的活儿啦？”

赵小穗的目光暗下来，低声说：“前年，为采石场排哑炮时，我爸被炸伤了。他出不了屋子了，地里的活儿都是我妈干……”

吴霞问：“大叔伤在哪儿？”

赵小穗说：“两条腿都被炸没了，胳膊……也只剩了一条。”

寝室里一下静下来，姐妹们眼里都噙了泪花。一条胳膊一只手的人啊，蜷在炕上，而且那不是剥，而是捏，一颗，一颗，又一颗……

张燕再没了笑星般的幽默，她哑着嗓子说：“小穗，你不应该让大叔……这么讲究……”

赵小穗喃喃地说：“我给家里写信，讲了咱们寝室的故事。我爸说，别人家的姑娘是爸妈的心肝儿，我家的闺女也是爹娘的宝贝……”

那一夜，爱说爱笑的姐妹们都不再说话，寝室里静静的，久久弥漫着葵花子的焦香。直到夜很深的时候，王玲才在黑暗中说：“我是大姐，提个建议，往后，都别让父母再为咱们讲究了，行吗？”

初 恋

邓洪卫

秦皮从30岁开始,好上了酒。一喝即醉,醉了爱说事儿。说什么事儿?说风花雪月的事儿。对谁说?对他的女人说。

叶儿呀,你过来一下。秦皮说。女人知道他又要说事儿了。女人就倒了一杯水,坐在床边。秦皮抓住女人的手,说,叶儿呀——

目光里柔情似酒,醇厚。

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小学五年级吧。我要到县里参加少儿故事比赛。先在班上讲,又在全校讲。老师同学们都说好,我的心里甜呀,得意呀。我总是第一个到校的。我是班长,我要开教室的门。可那天早上,我一进校门,就见你站在教室的门口,你穿着一件蓝花上衣,是不是?你眨着小黑眼睛,说,你的故事讲得好呀,要是讲话的速度再慢一点就更好啦。我想了想,真是有点快了呢。我就调整了语速。结果到县里一讲,第一名,第一名啊!

女人说,喝水。秦皮就咕咚喝了一口水。喝了水,清了清嗓子,秦皮接着说。每说完一段,总要握着女人的手,摇。情真意切。

秦皮40岁,仍然爱喝酒。喝了醉,醉了爱说事儿。说风花雪月的事儿,对他的女人说。

叶儿呀,秦皮说,记不记得,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我们到校

园后面的响水河堤上散步。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好久。我说我没考好,你说你也没考好,作文还跑了题。你骗我呀。你的作文根本没跑题,得了个满分,还登在省报上作范文。跑题的作文能得满分吗?嗯?我们互相宽心,宽着宽着,我们的眼神就有点飘忽忽的。我们就拥抱了,我们就接吻了。我到现在也分不清是你先动的手,还是我先动的口。总之,我们都觉得语言是多么苍白无力,动作才最真实有效。那是我的初吻哪。麻麻的,咸咸的,多复杂的感觉呀。是这感觉不?叶儿。

对呀,麻麻的,咸咸的。女人说。

那咱们学着吻一个。秦皮着脸凑过来。女人有些犹豫,但还是闭着眼迎上去。他妈的,找不着当初的感觉了。秦皮拍着脸,怅然若失,掉头睡去。

秦皮 50 岁,越发爱喝酒,三天两头地,喝了酒醉握着女人的手,说风花雪月的事儿。

叶儿呀,你后来怎么就做了一个护士呢?而且还分在一个乡医院。那天晚上,我去看你,正好该你值班。真是个小医院,一晚上没一个病人。值班室也不大,一张帘子隔开来,外面是桌子,里面支一张小木床。我们先是在外面说话。后半夜,有些冷,你就坐上了床,盖了被。你让我坐在外面,有病人喊一声。我坐了一会儿,撩起帘子,钻进被窝儿。被子小,冷风透着缝隙往里钻。我们就抱在了一起。后来,我松了手,我解你的纽扣儿,你拉我的手,不让我解。我甩开你的手,解!就解了。解开了,就成了一团火了。多旺的火呀,我快要融化了呀……你说巧不巧,我们的事刚完,就有病人了。外面的门就被捶得咚咚响。你赶紧穿衣服。看完病回来,我们都乐坏了。原来,你从上到下,都穿着我的衣服。你说好玩不好玩?你说呀。好玩。女人挤着笑容说。

秦皮 60 岁了,仍然是酒不离口,醉眼迷蒙地对女人说事儿。

女人真是好性子 ,仰着菊花状皱皱的脸儿 ,听。

有人对女人说 ,老醉鬼瞎绕绕 ,别睬他。

女人就笑 ,他高兴说 ,我也高兴听呢 !

这一天 ,秦皮又跟一伙老朋友在外面耍闹。中午 ,聚在小酒馆喝酒。还没喝几杯 ,有人慌张张地来了 ,叫 ,秦皮 ,快回家 ,你女人喝醉了 ,躺在院子里 ,吐了一地。

秦皮扔了酒杯 ,跑到家里。女人已经被人扶在自家床上。歪着脖子 ,神志不清。

女人一把抓住秦皮的手臂 ,摇。

女人说 ,阿毛哇 ,你爱打架 ,成绩又最差 ,老师和同学都避着你 ,只有我喜欢你 ,跟你在一起玩。我考上了省城师范 ,家里没钱哪 ,东拼西凑 5000 块钱 ,送我上了学。你什么也没考上 ,你就到省城打工 ,挣的钱你舍不得花 ,给我买书 ,买衣服 ,买化妆品。我想好了 ,一毕业 ,就跟你结婚。可是 ,毕业后 ,你却瞒着我跟另一个女人结婚了 ,并且去了一个遥远的城市。你说你配不上我 ,希望我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真心对我好的。我后来就找了秦皮。

女人摇着秦皮的手 ,说 ,阿毛哇 ,秦皮是个好人哪 ,对我也不错。可是他有一个毛病 ,爱喝酒。喝就喝呗 ,一喝就醉。醉就醉呗 ,可他爱说事儿。说就说呗 ,可尽说他以前的风花雪月事儿。他把我当做他以前的恋人了呀。我每次强作笑容 ,心都要碎了 ,碎了哇。30 年了 ,他讲了上百次 ,我只好耐着性子听 ,我怕他不高兴啊。今天 ,他又出去喝酒了 ,一会儿回来 ,还得讲那些酸事儿 ,我真想拿胶布把他嘴粘上 ,粘上 !

女人说 ,阿毛 ,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开我呀 ,为什么呀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苦呀。呜呜。

秦皮木木地坐着 ,任女人的手在他的手臂上 ,一下下地击打。

秦皮的眼里汪着泪 ,秦皮说 ,小苏哇 !
60 岁的秦皮戒酒了 ,这是谁也没想到的事。
每到黄昏 ,小街上会出现一对老人相拥的身影。
有人喊 ,秦皮 ,喝酒。秦皮转身微笑 ,说 ,谢了。
那人又喊 ,这老东西 ,老了老了还浪漫了。
秦皮说 ,我们在恋爱呢。恋爱 ,你懂吗 ?

泥 人 张

冯骥才

手 艺道上的人 ,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 ,有第一 ,
没第二 ,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

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 ,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
东北城角蹬戏院大观楼 ,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 ,
为了瞧各样的人 ,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
种角色 ,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
更多。

那天下雨 ,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 ,一边留神四下里吃
客们的模样。这当儿 ,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 ,
大脑袋 ,中溜个子 ,挺着肚子 ,架势挺牛 ,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
迎门桌子上的“撂高的”一瞅 ,赶紧吆喝着 :“益照临的张五爷可
是稀客、贵客 ,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 !”

一听这喊话 ,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 ,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
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 ,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贩
盐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仁卖过命 ,被

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怵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怵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西瞧东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

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儿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台上的嘛样，他捏的嘛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儿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

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儿砍过去？

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瞅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小泥团往桌上“叭”地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

吃饭的人伸脖一瞧，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鼓眼，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核桃大小。

海张五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

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没有这样完的——

第二天，北门外估衣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来一排排海张五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边使

墨笔写着 贱卖海张五。

估衣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 ,再一块儿乐。

三天后 ,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 ,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 ,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 ,可“贱卖海张五”这事却传了一百多年 ,直到今儿个。

星期三回家

张春燕

伍 溪星期三晚上是雷打不动要回家团聚的 ,即使下刀子也要回去。城北和城南相距 50 公里 ,回一趟家中途要换乘三次公交车。尤其是大雪纷飞的冬季 ,伍溪穿行在雪中 ,她感觉到的是丈夫身上的体温 ,另外还有一些悲壮的心绪。

伍溪是个生活品位比较高的女人 ,走路收腹拔颈 ,远远望去玉树临风般飘逸。大家不明白 ,这么雅致的女人无论刮风下雨 ,一星期跑回家两次 ,这家的男人真是不知怜香惜玉 !后来从与伍溪要好的姐妹口中传出 ,伍溪丈夫精力充沛 ,伍溪只有双休日回去怕委屈了丈夫 ,所以选择一星期的中间日 ,不辞辛劳地回家看望丈夫一次。大家说得含蓄委婉 ,让人想象的内容却丰富。

要好的姐妹曾经意味深长地问伍溪 ,星期三回家很幸福吧。伍溪涨红了脸捶一拳女友 ,说我是无所谓的 ,女人天生对这些事就是冷嘛。老公是不抽烟不喝酒 ,更不拈花惹草的 ,还在家带孩子 ,你说我能不迁就他嘛。

单位派伍溪去外地进修半年。

新世纪中国小小说精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⁹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